

王叔暉畫傳

蒋力 著

王叔暉畫傳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王叔晖画传 / 蒋力著. -- 上海 : 东方出版中心,
2017.9

ISBN 978-7-5473-1141-7

I. ①王… II. ①蒋… III. ①王叔晖-传记-画册
IV. ①K825.7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8422号

封面题签: 蒋 力

王叔晖画传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毫米 1/32

字 数: 143千

印 张: 6.625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1141-7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自序



画家王叔晖（1912—1985）

与我家四代交往，母亲和我都曾随叔晖先生习画有年，然我

们母子都未成画家。母亲是中学数学老师，我则在多个文化单位中转来转去，最后退休于中央歌剧院。但无论自身的工作如何变化，叔晖先生给予我的影响都是让我受用终身的。画不成，却不妨碍我去写。文章亦可比丹青，是我写作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追求。

1988年，我写出《丹青赋——王叔晖传略》的初稿。1993年短暂赋闲期间，做了一次修改后，收入我的纪实文学作品集《变革中的文化潮》（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1997年，我在做了第二次修订后，将此文交《文艺报》，发表时的题目是《洁来洁去岂常人乎？——一代画师王叔晖传略》，发表的内容则不及原文的三分之一。现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基本都是这个版本的缩编，

标题则只保留了后半。此标题是报社编辑定的，前半出自一副挽联，后半中的“一代画师”不是我的提法。同年，我又将此文中的“西厢情愫”一章投寄给天津的《艺术家》杂志，1998年第三期发表时题为《一套震撼邮市的邮票》。

前些年看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某位女性美术理论家的一本评述中国现代女画家的专著，涉及王叔晖时，几乎通篇引用的都是我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文字。可见在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先生的人并不多，抄我者，从好的方面想，一是对我文章中的事例和观点的肯定，二亦对传扬先生的人品画风有好处，所以我均未追究。

2008年9月，接到素不相识的《读库》主编张立宪先生的约稿电话。他也是征询行家意见后，认定我为传主作文的最佳人选。由此，引出我在旧作基础上第三次修订而成的《丹青赋》。我很乐意做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对先生的一次新的再认识。所幸，走进《读库》（0806，即2008年第6本）的是一个未做任何删节的版本。版本这个词，我当时写为全本，今觉不妥，甚不妥。盖因先生虽已盖棺三十年有余，传记尚处于“略”的阶段，“论”则难以“全”定。

2012年之后，我辗转得到一批与先生有关的资料，基本出自先生的工作单位——人民美术出版社（今中国美术出版总社），这批资料使我的研究又向纵深迈进了一步，也是对“传略”的有力补充。该社当今的当家人林阳，是我的大学同窗，我试探性地

问他：可否看看王叔晖先生的档案？他的回答很干脆：不行。作为人美社老人的后代，林阳写了不少人美社的老画家。照说他是有可能、有资格调阅那些档案的吧，然在他的文章中也未看到档案的痕迹，窃以为倒是从拙作中受到了一些启发。就我的所闻、所见、所感写成的一部字数不算太多、但绝不会掺水分的传记，现全部呈现于此。感谢东方出版中心及责任编辑朱荣所君给了我这样一个纪念先生的机会。

时在 2016 年 5 月 20 日，记于上海绿茵苑灯下。

目 录

自 序	I
少年奇志	5
卖画谋生	15
发愤中年	25
《西厢》情愫	35
《红楼》未竟	73
余音绝响	95
先生与我	105
风格即人	125
经典长存	189

1984 年的中央美术学院，地处京城闹市王府井商业街东侧的帅府园（胡同名），与现在的望京新址相比，说逼仄，一点也不为过。当年 4 月里的一天，美院建系时间最短的连环画系（后改为民间美术系，几年后取消）举办了一次别致的教学活动，活动内容是放映北京科影厂新近摄制的影片《王叔晖工笔人物画》。放映之前，当时的系副主任、主持该项活动的版画家杨先让教授讲了这样几句充满感情和敬意的话：

王叔晖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女画家，她的作品将载入美术史册。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她看着长大的。……

一个画家形成风格容易，想在自己已有风格的基础上继续创新是很难的，王叔晖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这一点。

在学生们的掌声中，坐在前排的王叔晖缓缓起立，回身向众人致意。学生们发现，被杨教授如此推崇的画家竟是一个矮矮瘦瘦的小老太太。

与王叔晖先生在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共事多年的画家、后来成为国际艺苑假日酒店董事长的刘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归纳王叔晖留给他的印象：

我总觉得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女画家，要用几句话概括地说出来是不可能的。但她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却深深印入我的脑海里，这就是：她对于任何事都是那样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在王叔晖先生的追悼会上，有一副挽联这样写道：

将普及者提高 将提高者普及 善始善终真同道也
为红花之绿叶 为绿叶之红花 洁来洁去岂常人乎

联名敬献这副挽联的八位画家都是王叔晖的同事，他们是：姚奎、张广、徐淦、王里、许全群、徐希、林锴、江荧。

1988年，先生去世三周年忌日前，我填有《水龙吟》以作纪念，

词曰：

一生毫素相陪，嫦娥寂寞图中见。银辉月涌，蝶
飞梁祝，西厢轻叹。偏爱晴雯，木兰锐气，红楼唱晚。
算巾帼英豪，古来无几，堪称是，知肝胆。寄意千
秋共此，写诗魂，男儿难辨。不须泼彩，凝眸颦处，
风华尽染。未识闲愁，惜春当即，梦弦惊断。更无人
续笔，临窗把盏，了东篱愿。



《婴戏图》画稿

少年奇志

这是一家南方人，准确地说，祖籍为浙江绍兴。绍兴古称山阴，历史上孕育了难以计数的文化名人。但王叔晖却一生从未去过祖地，她与绍兴唯一的缘分，就是在她的画上题书“山阴王叔晖”。清咸丰年间，一个王姓男子带着五个儿子离开绍兴北上，落脚京城。老头自己做玉工，儿子们的职业各有不同。大儿子在吏部当书吏，二儿子因故被父亲打了一顿，从此不再姓王，改成了姓玉。据说最有出息的三儿子，十七岁就在玉蝶馆写字。玉牒馆是管理皇家宗室事务的机构宗人府的下设机构，三儿子是那里的誊录官之一，专门负责黄绫裱折的誉写，字写得确实漂亮，也曾因这笔漂亮的字而飞黄腾达。他后来成为两江总督端方的门生，

担任过银元局督办等职务。四儿子在一金姓人家当学徒，帮助主人锤金页子，一副金页子锤好，可得两个烧饼四两酱牛肉。后来发迹，担任过五河盐务等职务。其实最有出息的还是五儿子，他是王家几辈人中唯一开了洋荤的一个——远涉重洋，留学德国，与詹天佑同学，专学铁路建筑，回国后协助詹天佑，一起设计了著名的京张铁路。

民国初年，王家的三儿子和四儿子来到天津，开办了天津第一座浴池——华园大澡堂（类似于当今的洗浴中心），男部、女部、餐饮、棋牌应有尽有，老三做了经理。次年，老四又得一小女，这就是王叔晖。从出生之日起，她在天津住了九年。

生不逢时，动荡的岁月在王叔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民国六年夏天，一场有史以来罕见的大水淹了天津城。那天她正在日租界内自己家的院子里玩儿，忽而发现，地上的砖缝滋滋地往外冒水。她觉得很有趣儿，找了几个煤球，蹲在那里塞砖缝。塞了这一处，水从另一处又冒出来，她忙不迭地又去堵另一处，忽而发现几乎每条砖缝都在往外漾水了。这时，家里的厨师买菜回来，一见此状，夹起她就往屋里跑，径直奔上二楼。到了楼上，从窗户往外探头一看，水已淹没了地面。三天以后，三大爷派来的一条船直接划到窗前，把她接走，送到了华园。

也是在这年，王叔晖进了天津竞存小学开始当学生，开始了她此生中仅有的为时两年半的学生生涯。

按标准来说，不能说王叔晖是一个好学生，但几十年后成为画家的她，却时常回忆起那段当学生的岁月：

教室里的第一排有一把红椅子，最后一排有一把黑椅子，学



婴戏图



20 世纪 30-40 年代画稿